

清末香山地區的涉外事件

黃鴻釗*

香山地處南海之濱，向有交通海外之便，也是中國南方海防前哨。幾百年來不斷遭受葡英荷美法日諸國侵犯；直至清朝末年仍有涉外事件頻頻發生。

一、澳葡擴張與劃界糾紛

葡萄牙人是最早來到香山的殖民者。16世紀50年代初，葡萄牙船隊的頭目蘇薩通過各種渠道，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拉上關係，獲准進入澳門貿易，之後葡人借用上岸搭蓬曝曬貨物的機會。約於1553-1557年間居留澳門。1622年，葡人私築圍牆，聚居牆內。圍牆有三道城門，即三巴門(上有大砲台)、水坑門和新開門。這個原租界一直維持到1849年。在此期間，澳葡每年向香山縣繳納地租白銀500兩。

1849年，澳葡兵頭亞馬勒妄顧中國在澳門的主權，開始向澳門外地擴張。葡人拆毀澳門城牆，先後佔領了附近塔石、沙崗、新橋、沙梨頭、石牆街等村莊；19世紀80年代初，澳葡又先後佔龍田、旺廈(即望廈)、荔枝灣、青洲等地，勢力直至關閘。

1887年條約葡人獲得了澳門永居權，然而條約墨汁未乾，澳葡便開始在附近地區進行新的擴張活動：北向侵略關閘以北地區；西向佔領對面山各鄉村；南向奪取十字門的幾個島嶼；東向則企圖把澳門水界擴展至九洲洋的中心。

澳葡反客為主，公然要求中國撤退拱北關駐軍，並在灣仔河上添設浮標侵佔水界，派兵船巡河，稽查中國民船。¹ 1908年底，在香山人民的強烈要求下，

清政府同葡萄牙政府商談澳門劃界問題。1909年7月15日(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葡劃界談判在香港開始舉行。會上葡方代表馬沙鐸拋出了勘界方案，聲稱澳門轄地包括：澳門半島，由媽閣至關閘；海島，有對面山(包括灣仔、銀坑、南屏、北山等28鄉)、青洲、氹仔、路環、大小橫琴，以及馬騮洲等小島；並以附近小島的水路為領水；關閘至北山嶺為“局外地”。² 按照這個方案，葡萄牙新擴佔的領土將比原澳門租居地面積大30倍。馬沙鐸在談判中聲稱：澳門從來不是中國領土，早在1574年葡人已佔領關閘以南整個半島。因此，1887年條約所說的“屬地”，應當是指澳門以外的各個島嶼。馬沙鐸還公然把歷年闖入附近鄉村張貼的告示，勒收租稅的單據，以及擅自建造砲台和開闢馬路等等，都作為葡萄牙已對這些地方擁有主權的證據，聲稱：“久佔之地，即有主權。”³ 企圖以這種強盜邏輯來為其擴張辯護。當時清政府指望以妥協求得和平解決爭端，準備承認澳葡已經佔領某些地方的既成事實，而拒絕其新的擴張圖謀。但澳葡斷然拒絕任何退讓，葡外交部宣稱，中國如不滿足它的全部索地要求，將把澳門劃界問題提交海牙國際法庭“公斷”，雙方於是談判陷入僵局。馬沙鐸見訛詐手段難以得逞，在1909年11月14日第9次會議上“拂衣而去”。⁴

談判破裂後，澳葡試圖使用武力擴張。1910年7月，廣東新寧、開平等縣發生教案，有教徒的子女被擄困在路環島上。教民向澳門主教求救，澳葡當局趁機以“剿匪”為名，派兵進攻路環島。島民奮起自衛，三次打退侵略者的進攻，並奪回葡人在島上建造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的炮台。其後，澳葡增調軍艦，傾其全力圍攻。島民奮戰半個多月，終因彈藥缺乏，於1910年8月4日，被葡軍在島上登陸，大肆燒殺搶掠，“村民數百家，慘受鋒鏑而死”。還有一艘滿載難民的漁船被葡艦擊沉，38人無一生還。⁵

葡萄牙武力佔據路環島後，1911年初，又在澳門附近的海面和內河航道上大搞疏浚工程，企圖取得前山內河，十字門、九星洲海面的控制權，以控制珠江口，隔斷廣東西部高廉雷瓊四府至廣州的航道，扼殺新建的香洲埠。

澳葡的侵略暴行激起了香山人民的無比義憤。勘界維持會集會發佈抗議文電，聲討葡萄牙的侵略野心。要求清政府從速調派軍隊把守澳門附近關口，並從經濟上封鎖澳門，制其死命。香山勘界維持會還決定，“為自衛計，趕置軍火，舉辦聯鄉團防”。1911年8月25日，香山縣勘界維持會通過“聯辦九十八鄉民團章程”⁶宣佈成立民團，拿起武器，隨時準備給侵略者以迎頭痛擊。

與此同時，在輿論推動下，廣東政府派了新軍駐防香山抗衡澳葡。當時派往前山的新軍達千多人，以及軍艦4艘。新軍傾向革命，曾參加1910年廣州起義，他們在駐地秣馬厲兵，枕戈待旦。最後在中國方面堅持鬥爭之下，迫使澳葡當局表示停止疏浚工程。

二、日本“二辰丸”軍火走私案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偷運槍炮彈藥，非法進入香山九洲洋路環島附近的大沙瀝海面，自早10時至晚6時，先後停泊有8個小時之久，正在準備卸卸軍火時，被拱北海關緝捕隊率領4艘水師巡艇截獲。當時中國官員測定，二辰丸停泊位置在東經113°37'30"，北緯22°8'10"，確認此處是中國領海。船上裝有槍逾2,000枝，子彈4萬發，並無中國軍火護照。該船主見走私事情敗露，無可置辯，便邀請中國官員到臥室去，行賄白銀100元，後又增加至1,000元，意欲私了此事。中國官員不為所動，將船械暫扣，請示兩廣總督張人駿後，“將船貨一併帶回黃埔，以憑照章充公按辦”。⁷

二辰丸走私的槍支是由澳門廣和店華人譚璧理出面，向日本神戶商人購買，轉賣廣東賊匪集團。澳葡當局在其中扮演極不光彩的角色。葡人發出准許日本軍火運入澳門的執照。並且明知二辰丸船體高大，吃水深，滿載時吃水達23尺以上，而澳門海區狹小，水綫又太淺，最深處只有2尋，二辰丸無法停泊該處。經雙方商定，安排該船在中國九洲洋面拋錨，那裏的水深達4尋。葡人僱用澳門梁就利號快艇，連同船戶梁亞池、馮亞一等人，由澳葡巡船拖往路環島以東海面，準備駁載二辰丸的軍火進入澳門。梁亞池等人曾詢問葡人，該處是中國海面，接運軍火應有拱北海關准單。但葡人卻聲稱無須向拱北海關申請領取准單。這說明葡人蓄意在中國海面走私軍火圖利。其後二辰丸在向駁船鈎吊軍火箱時，二辰丸上連接駁船纜繩忽然折斷，駁船即從船頭流到船尾部，延誤貨物吊運，致使二辰丸被中國拱北水師巡船扣留。⁸由於罪證俱在，日本船主不得不承認犯罪，表示服從懲處。

但是日本政府獲知走私船被扣後，卻和葡萄牙殖民者勾結一起，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聲稱二辰丸下錨地點不在中國領海內，“今貴國炮艦忽將商船第二辰丸拖去拘留，顯係違約。若其撤去本國國旗，尤為狂暴；至執軍械之水兵闖入船艙，竊去貨物一事，舉動野蠻，令人駭異。”要求中國“迅即電飭該地方官，速放該船，交還國旗，嚴罰所有非法之官員”。⁹

日本強詞奪理、顛倒黑白的聲明，充分表現了其恃強凌弱的兇惡面目。明明是日本商人非法走私軍火，侵犯中國領海，可是它沒有絲毫自責與反省，相反，卻氣勢洶洶地指責中國水師截捕商船，“顯係違約”，“舉動野蠻”；要求清政府放船，嚴罰官員，並賠禮道歉。然而，這只不過是日本政府利用“二辰丸案”敲詐中國的第一炮。其後日本人在交涉中，又以更為嚴厲的口吻，聲稱：廣東水師之行為實近海盜，其橫暴不法，非區區言詞所能掩飾也。若其撤去日本國旗，侮辱已極，是以帝國政府向中國政府要求左開各事：一、即將二辰丸及所載貨物盡行釋放；二、侮辱日本國旗一事，中國政府須依適當之方法，向帝國政府表明歉意；三、中國政府應嚴罰所有關係不法拿獲二辰丸之中國官員；四、中國政府應賠償為不法

拿第二辰丸所生之損失。¹⁰

葡萄牙人也配合日本向中國施壓。2月18日，葡萄牙公使照會清外務部，硬說中國水師是在葡國領海捕獲日本商船二辰丸，迫令同至廣州口岸。又聲稱：二辰丸“係裝載槍枝運卸澳門。該船被拿，有違葡國所領沿海權，並有礙葡國主權，阻害澳門商務，本署大臣甚為駁斥”。要求中國政府“即刻釋放”。¹¹

正當日葡勾結，聯合向中國施壓之時，身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被中國政府高薪聘用的英國人赫德，又跳出來為日葡兩國說話了。赫德運用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逐條詭辯，把中國有理說成無理。他還教訓清政府官員，要他們乖乖地向日本認錯道歉，賠償業主：“如果和平商辦，並認此次誤扣之咎，則釋還船隻並鳴炮敬日旗，或賠償業主，亦並非有傷體面。”由於赫德一向被清政府昏庸官員奉為外交顧問，對他言聽計從，他的意見對清政府產生重大影響。本來清政府從地方到中央，都同日本強硬交涉，毫不退讓。雙方正相持不下時，赫德的意見把他們的鬥志瓦解了。3月5日，清外務部照會日本公使，對二辰丸上日本國旗被中國士兵扯下一事表示歉意，並答應“將辦事失當之員弁加以懲戒”。¹²

清政府如此忍讓屈服，日方仍不肯罷休。13日，日本公使林權助向外務部提出解決該案的五項要求：一是立即放回二辰丸；二是在放還二辰丸時，中國兵艦鳴炮示歉；三是扣留的軍火由中國購買，貨價為21,400日元；四是處置對扣留二辰丸負有責任的官員；五是賠償此事件所造成的損失。林權助聲稱，只有全部答應這五項要求，“二辰丸案”才能和平了結。¹³ 15日，軟弱無能的清政府表示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條款。一起中國水師在領海內正常緝私的案件，就這樣被日葡兩國勾結施加壓力，而最終以中國方面的失敗告終。

“二辰丸案”交涉失敗，不僅使中國外交蒙受新的羞辱，更重要的是使廣東治匪更難着手，地方安全大受影響。“二辰丸案”交涉失敗的消息傳出，輿論譁然。香山縣紳民自發掀起了抗議示威和抵制日貨運動。這一運動很快蔓延至廣東、上海、香港、廣西等地，南洋華僑也加入了愛國運動中來。

三、美國軍艦入侵香山東澳島

1908年，又發生美國軍艦侵犯香山東澳島事件。

東澳島位於香山縣南部伶仃洋面上，面積約5平方公里，是西萬山群島中最大的島嶼，一名獅澳，又名銅澳。島上西南東北走向兩座山，其東部為兩山夾峙下的東澳灣，水深3公里，波平浪靜，可泊西南風船。西南部有南沙灣，為萬山群島漁家良好的避風港。

然而這個良港被美國帝國主義盯上了。1908年十月初五日。突有美國炮艦二艘，公然無視中國領海主權，亦不通報中國政府，直接開入東澳島後山南沙灣海面停泊。隨後續到一艘同泊。這三艘軍艦一名飛到撈巴士，一名架罇唔，一名世孖。與此同時，美艦軍士又在距南沙稍遠海面，設置大小靶二個。兵士在船上用槍炮射擊。隨後又有一艘名叫邦備的兵船載運大量火食炮彈前來補給。這樣先後共來軍艦達四艘之多。¹⁴

美艦除了在海面進行打靶之外，又派遣水兵四人，配帶槍械上岸，招搖過市，四處察看。

海面上炮聲隆隆震動了全島，驚醒了島上中國拱北海關駐澳關員，他們對這個突然闖進東澳島的訪客甚為驚訝，也不知他們懷有何種意圖，於是向他們提出質詢。美艦上的軍官竟然很隨意地回答說，他們此次來南沙灣停泊是為了避風。駐澳關員又責問他們為何攜帶槍炮武器。美方軍官隨意地回答道，他們還準備登岸打靶。

隨後又有一群官兵登岸巡遊。駐澳關員問詢情由。該兵官又坦然回答說，炮艦來此地停泊，約須停留一個月。因為要等候本國運輸船送來伙食軍械炮彈等物。一俟供應齊備。就在此地進行操練大炮打靶。待訓練完畢後軍艦才能離去。

美艦這次不請自來，公然侵犯中國領土主權並非偶然。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中國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凡一國在華獲得某項特權，列強均可共享。這個宣言早把中國主權踩在腳下。如今它不但擅自闖入香山海島，而且還在海面上打靶，直把東澳島變成它的訓練基地。

拱北駐澳關員認為外國軍艦擅自進入香山領海，任意靠岸停泊，且帶有明顯的軍事意圖，實屬嚴

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立即向拱北海關報告。再經拱北海關稅務司報告香山縣政府。知縣凌以壇聞報，立即轉報省府。

兩廣總督張人駿接到報告之後認為，美國軍艦擅自駛入香山縣港口停泊打靶，其軍士攜帶武器登岸四處察看，事態十分嚴重。於是立即電告外務部，由外務部照會美國公使進行交涉。張人駿同時飭令知縣馳往東澳島現場採取必要措施，控制事件發展。

由於中國國勢衰弱，外務部在同美領事館交涉中，並沒有指責美國侵犯領土主權，也沒有表示抗議，而僅僅是詢問美艦意向，表示中國對此事件的擔心，要求美方立即約束軍艦軍士。經過外務部向美國使館交涉，美國公使承認，軍艦停泊東澳島是為了等候運送伙食，加裝煤噸。保證兩個禮拜後即行離澳開赴東洋。並答允轉電該軍艦，約束軍士行動，不許登岸滋事。¹⁵ 但美方並沒有對入侵行為表示絲毫歉意。其後幾艘美艦於10月22日一同駛離東澳島，堂而皇之，揚長而去。關員反覆詢問該軍艦洋人，均未有明確答覆，據聲稱或往省河，或往江門，皆未可知。似乎把入侵中國領土，視為一種無需問責的常態。弱國無外交，於此可見。¹⁶

此次美艦入侵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其後再無美國軍艦前來香山海島停泊。

四、德國狂徒在香山縣城鬧事

按照當時中國法律規定，外國並無在內地直接貿易權利。可是英國商人未經中國政府允許，擅自決定在香山設立牛奶公司。1911年七月初二日下午6時左右，一位自稱是英國牛奶公司稽查的德國人葛律和與意大利神父區德耀既未呈驗護照，又不聲請保護，竟私人中國內地活動。當日他們乘坐遊艇來到香山縣城，將遊艇停泊於玄壇橋河口。兩人上岸在縣城大搖大擺四處遊蕩，走到悅來街口，在一家名叫鄭勇記的食品店購買汽水，因店員亞留開汽水瓶蓋以手觸及瓶口，葛律嫌其有污穢，竟然動手痛擊亞留頭顱，如此不守中國法律，輒敢滋鬧行兇，破壞地方治安。這種肆意侮辱欺負華人的囂張氣焰，使圍觀者感到憤憤不

平。而接着，葛律等人繼續在縣城招搖過市，他們走到悅來街兩安店兌換鈔票，遭到該店員工拒絕。葛律勃然大怒，出手擊碎店中的煤油燈，該店店員強忍住氣，勸其出門。圍觀的民眾見其如此囂張，愈加憤怒。但此時路人雖已代抱不平，尚未聚眾出頭回擊。如果當值巡警能夠及時處理此事，一面將在街頭施暴鬧事，擾亂社會治安的葛律帶回警局，一面對群眾勸導，平息群眾的憤怒情緒，事件就斷不至惡化。可是巡警未能盡到職責，居然對眼皮底下發生的治安事件視而不見，任令葛律鬧事後逍遙而去。終於導致民眾憤怒之大爆發。¹⁷

葛律等人繼續在馬路遊蕩，當行到悅來街的常利轎館僱轎時，因該店索取轎資銀八毫。雙方發生爭論。葛律將轎夫劉殷榮毆傷。這一下坊眾齊動公憤，頓時齊起而攻之，亂石雨點般猛擲過來，葛律招架不住，狼狽逃竄，躲進女西醫李志堅的診所。眼見群眾怒火如焚，人多勢眾，葛律等無法脫身，當即由李志堅的丈夫古貴郎同區德耀飛奔縣署報告。此時包圍醫館的群眾愈來愈多，已成暴動之勢。附近店鋪懼怕發生意外，紛紛關上鋪門，停止營業。

知縣包允榮聞警，感到事態嚴重，立即會同李都司、何區官、梁巡官等率領警隊到場彈壓。到現場後立即將鬧事人葛律改穿中國衣服，頭戴得勝帽，用親兵巡警十餘人護送回縣署，即將城門關閉。

縣官不問事情由，只顧救出葛律，以為這樣事情就可以了結，並沒有採取安撫群眾的措施，平復群眾情緒。坊眾憤無可洩，遂糾眾到玄壇橋將葛律所乘之電船，用巨石拋擊。而聚集醫館門前的群眾愈來愈多，情緒愈來愈激動，並遷怒該醫館，放火焚燒。各街消防水車，均無一敢赴施救，幸而因火勢不甚猛烈，未曾造成毀滅性災害。而憤怒的群眾又將該醫館毀拆。此時事件實際上已轉變成群眾騷亂。

知縣包允榮見勢不妙，立即又夥同縣裏各要員重回現場彈壓，此時知縣大概對現場群眾的憤慨情緒有所認識，懂得一點眾怒難犯的道理。即於當晚九點鐘時候貼出安民告示稱：“德國商人，因僱肩輿，毀傷轎夫，已代調醫。洋犯扣留，照約擬辦，爾等釋忿，各宜解散，不可鬧事，致貽後患。合行示諭，切勿藐玩。”¹⁸ 但包允榮在安撫的同時，又督同警勇，施放

空槍示威，彈壓群眾。並在各街口處派兵防守，還調動煙洲鄉警兵十餘人，到場控制局勢。包允榮在商務分會發表聲明稱，將該犯事西人驗明有無護照，解省究治，欲以平息眾怒。可是直至晚上 11 時，群眾仍未散去，騷亂仍在持續，他們在悅來街口用石亂擲，並將該街楊學秋鑲牙館樓梯拆去。又有數十人向懷德里閘腳橫巷攻出，用石向萬香樓一帶亂擲。勢甚洶湧，衝突過程中，群眾和警員雙方均有人受傷。隨由各兵警極力彈壓，鳴號開刀嚴逐，逮捕了李然和蔡配 2 名群眾，作為暴動人犯，其餘各人被警方次第驅散。

縣官對德人優待，當決定初三日早五點鐘將葛律等二人解省，用肩輿抬至碼頭，派輪船送往省城，並派陳淇澳司，率勇十餘名，押解赴省。可是當轎只到達碼頭時，葛律二人不知何故，竟然堅持不肯下船離開此地，後經官員曉以利害，他們才明白若不趕快離開的嚴重後果，才肯下轎登船。

知縣為了平息事態，表面上聲言將懲治行兇洋犯，但又嚴重警告群眾切勿滋生事端。早上六點鐘時，四城門僅開尺餘，包允榮貼出告示稱：“行兇洋犯，現已解省。照約嚴辦，爾等毋再滋事幹咎。”十點鐘又出一告示稱：“德國商人肇釁，逞強毆打輿夫，該犯業經獲案，懲辦必蔽其辜。乃有頑民聚眾，肆行拆毀醫廬，似此無理暴動，其中秘系匪徒，意圖乘機搶奪，實屬擾亂堪誅。拒捕格殺勿論，務宜解散全軀。切毋附和助勢，橫行充塞道途。合行出示曉諭，如違定即嚴拘。”於是當天各街道均安靜如常。下午四點鐘，包允榮又邀請各報記者，及團防公所總局商會各紳董等，到商務分會集議。由邑令將稟督院交涉司詳細電文，與眾人進行磋商妥善，然後發出。

以下是縣官關於此次騷亂經過向廣府發出的報告：

廣州督憲交涉憲府憲鈞鑒，冬電諒邀憲閱。查此事起釁，係由德人噶律暨意國教士區德耀，在悅來街購食汽水，擊打店伴頭顱，路人本已不平，嗣在常利轎館僱轎，因價銀爭論，復毆傷轎夫劉殷榮，激起公憤，傾刻聚眾多人。該德人逃入附近之李堅志中國女醫館內，當有教民陳吉奎來縣報告，知縣立即先將區教士接入署內，一面會督營勇警兵，並協同紳商，前往實力彈壓開導，告以洋人犯法，一經稟明大憲，自

必照約嚴懲，爾等良民，勿得滋事幹咎，惟人多口雜，群情洶洶，勢極危險。李巡官被石擊傷，知縣當囑該德人速行改換華裝，派勇押回縣署看守。乃匪徒數百，跟追入城，迫將西門暫閉，一面出示曉諭，一面會紳籌商善後。當時人眾已散，不料各人又復聚眾滋事，以為德人仍在女生醫館，肆行拆毀，復將火油燃着，幸值聞報甚速，立即飛率兵勇前往，乃瓦石如雨，萬難前進。知縣迫得飭勇，向天施放空鎗，並允重賞，始行闕散，撲滅火跡，幸到場略早，尚未成災，只拆毀大門及器具什物，牆壁無損，即飭地保看守，並將受傷轎夫趕緊醫治，不拘醫費，統由知縣擔任籌給。此外各處教堂，又經分兵保護，乃匪徒復繞道悅來上街，強行攻入，兵勇極力守禦，並請紳商各界，切實勸導，往返數次，毫無效力。匪徒並將楊學秋鑲牙館樓梯拆去，搶去商會通天燭，志在放火。察看情形，斷非空言可散。當經商由紳商各界，協同兵警，奮勇向前，嚴行拘捕，當場拿獲李然一名，各匪始行解散。又拿獲蔡配一名，知縣深恐匪徒，再滋事端，即行的調團勇，分佈要區，保護教堂。一面將洋人兩名，委陳巡檢，督勇押解到省。解呈交涉憲署，一面會同營委李令，提訊李然。係屬當場拿獲，已認有擲石情事，收房酌量核辦。蔡配堅不承認，擬飭紳商查明分別發落，現在兵警尚敷調遣，地方亦屬安靜。請抒憲厘，惟此次洋人噶律，到香既未呈驗護照，乃前又不聲請保護，其謬一；洋商並無在內地貿易權利，竟敢率行批設牛奶公司，其謬二；飲水僱轎，動輒行兇毆人，其謬三。香邑逼近澳門，平素激刺甚深，此次知縣事前未修防範，愧悚萬狀，惟幸上叨憲庇，下賴紳商各界協力，兵勇用命，不致釀成大案，惟群情積忿未抒，苟非仰仗憲台威望，與之嚴重交涉，照約嚴解，則感情愈惡，後事更多棘手。輿情所在，知縣未敢壅於上聞，再該德人有小輪一艘，名企公，當亂時，已由鐵城兵輪，送往小欖。聞有被石擲傷之說，確否候查明繼稟。知縣允榮稟。江印。¹⁹

接着包允榮請被打砸的李志堅醫館家人古貴郎到會，詢問醫館損失情況。因事發時李志堅恰好赴香港未歸，家中什物損失情況不大清楚。於是包允榮即請梁巡官及紳商數人，同古返家，將家中什物逐一點明，分別完全破爛，列明部內，由古簽名後，暫存商

會。李堅志回岐後，估值損失大洋 700 元，縣府決定給予適當賠償。同時知縣包允榮又再次出佈告警告民眾：“昨有德商噶律，因事毆打華人，業已押解赴省，照約交涉嚴懲，凡爾諸色人等，務宜釋忿平矜，各國共敦睦誼，有事對以文明。嗣後切勿暴動，貽謫野蠻之名，違者執法重究，其各一體凜遵”。²⁰

德人葛律押解廣州後，廣府將其交回德國領事館處置，並提出交涉。最後由德國領事致書總督張鳴岐表示道歉，而將葛律釋放。葛律經此事件，逃往澳門藏身避風，再也不敢在內地露面了。

香山社會輿論對這次葛律鬧事非常重視，《香山循報》先後發表了《西人鬧事詳紀》、《德人鬧事續志》、《對於德人噶律鬧事之觀察》、《評德人滋鬧事》、《補錄邑令因德人滋事電文》、《不可率云格殺勿論》等大量報道和評論。公開發聲指出“葛律蠻橫，致動公憤，吾民不平則鳴，固人情之常”，人民的反抗鬥爭具有正義性質。後來演變成為騷亂，是因為巡警未能及時採取措施處理，從而導致局面失控，絕對不能將之視為匪徒蓄意暴亂。因此知縣包允榮的告示中，為了控制局勢而不問皂白，“大呼格殺勿論”，是極其錯誤的。²¹

德國狂徒葛律在中國內地城市中胡作非為，撒野鬧事，肆無忌憚地侮辱打罵中國平民。結果遭到香山人民有力的反擊而狼狽逃竄。事件說明，不屈的香山人民是不可侮辱的。葛律蔑視欺負中國平民百姓，最終落得自取其辱的可恥下場。

五、小結

從清末香山幾起涉外事件可以看出，當年帝國主義肆意踐踏中國主權，欺壓中國民眾，是何等之猖狂。他們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主要由於中國國勢貧弱。落後就要挨打，就要被凌辱。香山特殊的地理形勢，不過使之受侵擾較多而已。

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欺凌，清政府妥協退讓。而香山人民則敢於鬥爭，絕不向侵略者低頭。人民自發的反抗鬥爭，粉碎了殖民者的擴張美夢，也使那些在中國人面前耀武揚威，肆意鬧事的帝國狂徒狼狽逃竄，令人拍手稱快，於霧霾迷蒙中看到了中華振興的希望。追昔撫今，我們當為今天祖國日益繁榮富強感到無比興奮與自豪。

註釋：

- ¹ 《外部發粵督張人駿電》，載於黃福慶主編：《澳門專檔》(二)，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58頁。《外部發葡公使森德照會》，載於黃福慶主編：《澳門專檔》(二)，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67頁。
- ²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二，載於《澳界駭聞》；又見黃培坤：《澳門界務爭持考》，廣州：廣東省圖書館，1931年，第13-17頁。
- ³ 《澳門勘界大臣高而謙呈外部葡使調久佔之地即有主權應調查再議電》，載於《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六。
- ⁴ 《澳門勘界大臣高而謙呈外部澳門勘界葡使奢求只得停議請旨定奪電》，載於《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
- ⁵ 忿生：《路環村民之慘死原於界務之未定》，載於《香山旬報》第67期。《旅港勘界會上袁督書》，載於《東方雜誌》第7卷第8期。
- ⁶ 《香山勘界維持會特別會議評論》，載於《香山旬報》第34期。
- ⁷ 《粵督張人駿致外部辰丸私運軍火應按約充公電》、《粵督張人駿致外部辰丸事請商日使照章會訊電》，載於《清季外交史料》卷210。
- ⁸ 《粵督張人駿致外部錄呈代日船駁運軍火船戶梁亞池等供詞電》、《粵督張人駿致外部辰丸軍火系澳門華商廣和店所購電》，載於《清季外交史料》卷212。

- ⁹ 《日使林權助致外部辰丸被粵扣留奉令抗議希飭速放照會》，載於《清季外交史料》卷 210。
- ¹⁰ 《日使林權助致外部扣船一案送呈譯文請答覆節略》，載於《清季外交史料》卷 211。
- ¹¹ 《葡使致外部華船在葡領海捕獲日船祈飭速放照會》，載於《清季外交史料》卷 210。
- ¹² 《外部致日使道歉換旗照會》，載於《清季外交史料》卷 211。
- ¹³ 《日使林權助致外部扣留辰丸提議賠償損害請照允照會》，載於《清季外交史料》卷 212。
- ¹⁴ 《美戰艦在邑屬海面操演續誌》，載於《香山旬報》第 9 期，戊申(1908)年十一月初十一日，第 15-16 頁。
- ¹⁵ 《查覆美國駛離邑屬海面》，載於《香山旬報》第 10 期，戊申(1908)年十一月廿一日，第 15-16 頁。
- ¹⁶ 同註 14。
- ¹⁷ 道實：《對於德人噶律鬧事之觀察》，載於《香山旬報》第 114 期，辛亥(1911)年七月十三日，第 2-5 頁。
- ¹⁸ 《西人鬧事詳紀》，載於《香山旬報》第 113 期，辛亥(1911)年七月初六日，第 56-60 頁。
- ¹⁹ 《補錄邑令因德人滋事電文》，載於《香山旬報》第 113 期，辛亥(1911)年七月初六日，第 66-69 頁。
- ²⁰ 同註 18。
- ²¹ 慎言：《不可率云格殺勿論》，載於《香山循報》第 114 期，辛亥(1911)年七月十三日，第 7-8 頁。